

元代文集三

元代史料叢刊編委會

主編

元

代

史料叢刊
續編

黃山書社

元代文集 三

元代史料叢刊編委會 主編

元
代
史料叢刊
續編

黃山書社

中庵先生劉文簡公文集卷第十二

正議大夫前戶部尚書魏 誼 編類

序

九經治要序

經載聖人之言其別有九而其用一一皆道也道非聖人之道
天地之道也天地之道惟聖人能同之能行之而又能言之也
嗚呼聖人不復作矣將以求夫道之所在舍經何以哉故天地
為經之體而經為天地之用大哉經乎歐陽長孺取九經之言
輯為一書自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至治心治身治家治國
治天下凡七百七十有六章為六門命之曰九經治要余始而

疑焉曰聖人之言乃可以意取乎取者為要而弗取者非要乎已而思之乃復多焉曰太府之藏其受萬殊必類儲而區分之名色材用布列井然啟鑰一視隨取隨得反是則茫乎無從或眩於急速達悟而不可取斯治要之作有所不得而已歎噫其為心勤矣哉學者詳取而約守之可也

杜知事餞行序

凡吏為長難為貳亦難為叅佐為尤難中位而處專席而坐諸曹板書迭進白事巨細之務雜然前陳此可此不可此非此是輕重予奪須面決乃已一言之失當一判之或謬下之人皆得以環視聚聽竊笑而閔謏此為長之難也然事專而名正得以

肆焉有隨而後行待倡而後和言焉或折焉默焉或訾焉前也
而或謂之借後也而或謂之縫勞而不可辭為而無所成此為
貳之難也然位近而勢分得以抗焉若夫叅佐之難也有官長
之尊以蔽乎上有掾史之衆以待乎下其視上也以位則甚懸
以分則甚嚴有過舉焉不敢以不諱之之而弗從不敢以違違
有當行焉不敢以不言言之而有成不敢以為功凡善上歸之
凡過已歸之其視下也以勢則相成以事則相湏其威不足以
相壓其分不足以相固急之則譁而怠緩之則弛而縱過則衆
分之責則已歸之至於素績之至繁必舉會計之至審必詳明
會之至嚴必謹晨而入抵夜而逸玩玩焉惴惴焉唯恐其失也

所謂肆與抗者咸無焉吁其難也如是乎然由此以進而至於
大官者比比而出何哉蓋必有盡己之忠而濟之以敬然後可
以事上必有過人之才而濟之以容然後可以服下必有辯析
之明而濟之勤敏然後可以舉素贖詳會計謹期會而無與夫
忠而能敬才而能容明而勤且敏將無往而不可則其進而至
於大官也亦宜哉冠氏杜孝卿知事居濟南總府幕三年職業
大舉上下無間言其於忠而能敬才而能容明而勤且敏既效
而著矣苟不已其能進而至於大官也蓋無疑因其代歸重書
此以勉之以為君他日所至之候元貞元年臘月日序

送王紹明郎中序

涸澤之漕有舟焉水不過半腹膠於泥莫能行也及乎秋水時
至瀾谷放川而下汪洋汎濫倏焉莫澤其舟則飄然而舉汎然
而浮浩然而行矣今夫士之生不得其地進不得其道者亦必
待大人君子有以感發振起之也夫水大可以載舟然水固無
與於舟而舟自利於水也大人君子行為言動亦無與于士而
士之興起者自有以得大人君子也然山京師所在固大人君
子之淵藪也而其尤赫々者惟吾即中王公焉蓋公之為人其
持富以禮其處心以仁其接人遇物以誠故凡一惠一言之出
則使屈者伸滯者通弱者強懦者立學者得以成其學仕者得
以達其仕是以士無賢不肖翕然皆歸之而公初無與于其間

也嗚呼由公之得以顯於世者天下不知其幾何人聞公之風願見而不可得者天下又不知其幾何人如敏中者亦願見而不可得者之一也幸而公自去歲冬來濟南既就館著客之造請者車馬僮僕日夕滿門是以晡晚而不得進也既少間而欲進則又自以為固陋荒僻之人乃敢率然自薦於大人君子之門耶又復逡巡而不敢進也乃自咎曰汝平日所病者徒以願見而不可得耳今得見而不見是終莫得而見也汝等往見之見則必有言焉有言則汝之固陋荒僻之疾宜有以去之也於是與嘗為友者四人共往拜之間於家席而坐公歎而語客曰方今朝廷可謂得人矣我嘗觀其麟進鳳集頭角之昂然如璋

如珪德器之汲然濟：瑒、衣冠之偉然朝廷可謂得人矣然
詢其人之所自出則曰東魯也曰鎮陽也曰大名也曰某所某
處也若濟南則百無一二焉至于區：一隨國猶曰有季梁在
今濟南之屬邑若隨國者不啻六七而乃反無人耶豈教育之
有所未至耶抑士氣之不能自振耶公之言若是四人退而喜
曰凡得於公者有三焉始見公容止之和雅為可觀也次聞朝
廷人材之衆多為可慕也終知濟南之無人為可懼也夫可觀
則必有以取法可慕則必有以自修可懼則必不敢以自惰矣
信乎大人君子之足以感發振起人也矣時使濟南之人得必
出澗澤之滂者繫公之力歟政于其歸也敬叙其始末為謝

送霍巡檢之無棣序

梁鄒霍彥深性明敏有智略自其幼時超然巨人年十七襲父
為梁鄒簿未幾去官就學養母孝謹家之內外肅整成理人皆
稱之以為典霍氏者必此人也今年春朝廷素視鄒縣疏遠之
境慮有盜生而為民害乃例置巡檢一人給之印綬祿廩使警
督之仍命吏部選名已在籍而未嘗有過者任其職濟南所置
凡數處而彥深得無棣馬將行諸君咸賦詩以贈而命僕為序
故因以言而告之曰理有至微而重至小而大者子嘗知之乎
苟知其理則大者不敢以有餘而矜其大小者不以為不足而
恥其小微者不以自輕而忽其微也天之形穹窿蒼莽仰之宵

然而無極而其機緘之所以斡旋者特以生育長養為事若夫
日月辰宿風雨雷霆霜露霰雪煖乎其昭曰翁乎其鼓舞沾濡
煦燠之恩震厲肅殺之曰威互變化莫測其端倪此天之所為
高大而不可及也然而生育長養之功不能獨成要必責成於
處卑之地雖方寸之壤與有力焉苟以寸壤之微為不足恤一
一而遺之則全功有所弗成而造化或幾乎息矣夫寸壤之於
天其微固不容較然其相成相與之理即而求之不亦玩重矣
乎今夫巡檢之任固亦微且小矣而其至重至大者定係焉書
曰重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故天子嘗寧百官奉命奔走
而不敢暇者蓋亦為民而已矣而其係民之最切者莫如宰相

縣令之微固不敢望于宰相令所係而與之一者何哉蓋宰相
上之極天子之至密者也縣令下之極民之至密者也故宰相
一言一動之際天下或受其利病則所係既已重且大矣而縣
令之所係殆有甚於此者凡下之冤苦愁恨纖悉委曲之情有
望於上者宰相容有所不知而縣令皆知之然蔽而弗聞則在
上者又安能加意而恤之哉凡上之教化恩澤所以達於下者
宰相既行之而縣令或不能承宣則在下者又安知恩澤之及
我哉下之情既達于上而上知所恤矣上之澤既宣於下而下
受其賜矣然而復有害民之尤甚者曰盜則又縣令之所不暇
及而巡檢是主之是其官雖微而係愈重任雖小而責愈大矣

故孔子稱幾子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柳下惠不辭小官要皆當
於理而成其為民之功耳彥深而能守而官慎而任無忽於微
無恥於小副朝廷所以為民之意則自下以升高由近以至遠
其執禦之哉其執禦之哉至元七年二月廿六日序

送蔡知事序

玉璫於山治玉者索之珠產於淵求珠者出之後逸隱遁之士
不求於有司而有司求之矣况乎名登十等之列行已聞於人
才已効於用名寔暴白可以紀錄者有司其寧舍之耶天子坐
明堂理萬民而其所以為務者不過於人信有司而責其得人
也天子務得人於有司有司務得人於天下是則有司之責亦

重矣故凡任是責者必良有司也其必知人材之所當必得又
知人材之不可易得固常平允其心忘私明其鑒識獎拔銓選
無敢有忽汲之馬惟恐失之而負其得人之責也今以已聞之
行已効之才以即于惟恐失之之有司是猶治玉求珠者之得
玉於坦途而獲珠于平川也其不為喜且慶也寡矣何慮不增
重其價乎濟南幕府知事蔡君資明而性敏力善而好學古人
得失之迹時務利病之原國朝新舊之典皆耿々著于胸中刀
筆業績持其餘事耳事上接下敬而有禮望之溫淳如古良士
至其臨事剖煩理劇敏捷如流然終不失大体由是公議翕然
服其能小吏細民亦莫不敬愛曰我蔡君有恩德于我矣是非

行已聞而才已勅者乎今其秩滿矣且錄其狀以請命于有司
斯亦為有司坦達之玉而平川之珠已其必獻之天子以聽其
尚賞將見韓思彥之夜加二階王父偃之歲中四迁不獨專美
矣敏中且俟而為蔡君後日之賀

送舅氏魏公還幕序

邾古之子國也於列為諸侯則其地亦已勝矣春秋邾子來朝
論官名善孔子文而學之則其主亦嘗有人矣焉者天子將問
罪東南江淮之間由東而西上下數千里分符列鎮以訓養士
卒且以為疆境之固其最東而直其衝者淮邾焉故雄疆整飭
常不敢後於他鎮城高而堅隍峻而深旌旗擾雲電鐙宵輝日

月鉉金震鼓哮鬪怒其彊有勁臂則盡時力拒求之良引而射之往往出六百步之外洞骨拚心不論也其劔戟之利則昏即谿亦山之精陸刺象犀水截鯨鯢刺車斬甲不論也虯虎之士瞋目叱叱賈勇起來化化焉憤憤焉皆以文生為恥其講事則偏伍行卒坐作進退無不知法超高山越長澤雲迴風轉不可測也不知鄭子為國也亦嘗有若是耶吾見其地之勝有加于前矣其主師則天子之所擇任有文武長才願牧吳白未可多讓而又虛已納士譽望浩然又不知鄭子之善論官名而亦使能有若是耶吾見其主之賢有加於前矣地之勝如此主之賢又如此斯固功名奇崛之士注心翹首爭趨而競赴也而吾

勇氏魏公首以幕賓遊其間其亦足以為快矣其亦足以有為矣雖然未足為吾勇氏得也勇氏才傑而學瞻事練而慮周竊謂其宜恢張特達登金門上玉堂以為福于天下也久矣顧且從事于一鎮則國亦不足為已然幸因天子之將問罪東南也少加力焉夫事立則名必彰功集則身必榮不以恒：累其志則事必立不以流：易其節則功必集嗚呼若此者勇氏固能矣然則所謂恢張特達登金門上玉堂以為福于天下者雖佇立而待可也却之諸君毋但以幕賓期我勇氏哉此敏中之平昔素所欲明者今因其來而端也故以詞言至元七年臘月日序

送王伯儀之官平江序